# 出来玩遇到的艳遇

        2006年9月，公司组织去九寨玩，蛮腐败的，住在九寨天堂。第1天从原始森林一路玩下来，不表。第2天早上去长海，我因为以前自己去玩过，所以游兴一般，主要陪着同事，帮他们拍拍照片。去过长海的TF知道，那里是个观景台，人多的要死，拍照要抢位子的。。。

那么几个同事排队准备凭栏微笑去了，我这边也打开相机，先调好光圈快门，为了节约时间，我会对着要拍的位置上的陌生人测光，这次桃花运来了，一个姿色不错的女人落入了我的镜头。。。

帮同事拍好后，我自己回看照片，女人不错，大概27、8的样子，10分的话7.5分应该是有的，但风情要给10分满分的，因为就是在镜头中那么一闪而过，我的心就仿佛被偷走了。——不过我的心比较容易 被 偷走看她衣着，我想一定不是上海游客，上海老、中、小S都比较会打扮，赞一下我们上海女人我开始在人群中找她，可惜怎么也找不到了，想搭讪失去了机会，有点懊恼，也有点庆幸。

我以前是很擅长搭讪陌生女人的，老婆也是自己搭讪来的，正因为如此，老婆把我看的很紧，包括钱和时间，我也乐意有人管束我，好结束浪子的生涯。

结婚后，搭女人就成了我的负担，本性喜欢拈花惹草，但是搭上以后，又要想办法存小金库，又要编借口请假出来，最后也就是个活塞运动，没什么大意思。

不过，这个女人让我很想重出江湖。

如果后来再没碰到，那也没故事讲了，我们在诺日朗又碰到了，——地名中有个日字，难道是个天意这里用Y来代表她。

Y和几个恐龙一起，老恐龙小恐龙，她被衬托的更加出众，想好了台词我就上了，，，“你好”她很惊诧地看着我，恐龙们也很惊诧，我继续，心里略有点紧张，——前面说我擅长搭讪，不过每次还是会紧张的，，，“你看，我刚才测光的时候碰巧把你拍进去了，不过拍的挺好的，就没舍得删掉，，，”她看了看我的相机，脸有点红，说：是挺好的，恐龙们也围上来看。

“你给我个邮件地址吧，我回头发给你”

我的摄影技术在山上拿不出手的，不过肯定比几个娘们强多了，我早就料到，Y是不会舍得让我当场删掉的，这会是她此行最漂亮的一张照片。

Y很爽快，她说好啊，把你的手机号给我，我把地址发短信给你，——我靠，好容易啊！

我报手机号，她记，边上的恐龙们笑的很暧昧，看来也很懂记完，没话找话说，我问她们从哪来的，她们说：绍兴，正好我的一个SB同事叫我，我只好离开，心想绍兴不远，又有了手机号码，以后有大把机会，却忘记叫Y拨一下我的号码，这一点后来让我很懊恼。

按过去经验，女人主动问你要电话，那么很快就会和你联系，所以我当时没要她的电话，也没叫她拨我一个，用山上的话说，有点IB，——在恐龙们嫉妒、兴奋、YY的目光中，我潇洒地转身离开，放长线才能钓大鱼，急吼吼把人家电话要来，待会打还是不打，不打卵痒心也痒，打过去说什么？所以我一般扔下个电话号码就走，一切尽在掌握！

意外来了，Y就是没给我打电话。

我晚上独守着九寨天堂的大床房，没有电话，噶好的错B环境浪费，有点恨自己的IB行为，不过想想不要紧，明天回成都，正好有个会要开，会比同事多住2 天，Y肯定也要回成都的吧，还来得及，吃吃火锅，泡泡茶馆，逛下春西路，——春熙路上美女大把，Y你也别矜持了，美女在成都不值钱，晚上就从了我吧，哈哈。

不幸的是，在成都的几天也没接到Y的电话，我想是她记错电话了？是仍然矜持着？是根本忘记了我？猜过所有的可能，孤独地在异乡郁闷，成都住的是喜来登，跟女人IB也不错呀，又浪费了！

回到上海，也没有电话。

一个月很快过去了，我彻底忘记了这件事。

忘记的时候，电话却来了。

电话里是个怯怯的声音，向我问好，问我记得她吗，九寨沟的那个女人，照片还在吗，她想看，，，女声很好听，普通话带着绍兴口音，小地方女人的那种羞涩，我是硬着和她说完第一个电话的，——女人开始和你交往了，后面的事情八九不离十了昨天说到Y的电话来了，怯怯的声音惹人生怜，我故意将手机话筒贴近嘴巴，语速放慢一点，——我的嗓音比较低沉，有磁性，很多女人赞过的，仿佛女人对男人的声音比较在意，或许耳边一句轻回的低语，是开闸放水的密钥所在，——Y除了要那张照片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但也没有结束电话的意思，大概心头正在撞鹿吧，我蛮喜欢这样的感觉，泡妞最愉快的阶段，也就在窗户纸将破未破之际了。

于是留了邮箱，想起来那张照片还在相机里，导进电脑，调整一下对比度和色彩，边调边想：她为什么过了这么久再联系我呢？断不至于是忘记，那么就是在犹豫，如果是犹豫，那么她一定猜到我有企图，挣扎过后，还是决定开始一些感情的冒险，如此瞻前顾后，大概已为人妻了。。。——我喜欢猜一猜女人的心思，女人心，海底针，猜中了会很有趣，也使下一步的行动更加精准有效。

Y是绍兴市府的一名公务员，上班不能上网（后来可以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），所以我们一开始通过邮件交流。频繁的邮件来往，也渐渐了解了她的一些情况：她的家庭条件比较优渥，父亲是当地要害部门的正印局长，两个姐姐姐夫也是当地有点头脸的人物，（从这一点，我开始怀疑她的实际年龄应该不止27、8岁，但至始至终没有问过她的年龄，她也没主动说过，所以我更加怀疑她其实蛮熟了，哈哈。）她上下班有马6代步，老公（果然）也是公务员。

不要去人肉啊，大致是这个情况，但细节我改动过了后来么，老套路，她给我发得意的照片，我极尽溢美之辞，让她很受用，不断的给我发照片，我都看的烦了，看来看去都是穿衣服的，我就这点追求啊不过有一张还是很不错的，穿着白色的背心热裤，光着脚丫盘坐在一张长椅上吃苹果，骨肉匀停，巧笑倩兮，最流鼻血的是可爱的脚指头，白里透红，象嫩姜，或者象太湖红菱，又生的盈盈一握，用它来搓弄我的弟弟，或者捉在手里把玩，然后再轻举上肩，那是何等旖旎的风光啊！

Y把电话全留给我了，两个手机，办公室电话；她办公室3个人，我开始偶尔往她办公室打电话，一来发挥我的磁性嗓音，二来慢慢地用话语挑逗，办公室里说这样的电话有一妙处，因为有顾忌，她只能含混其词，语焉不详，我说到浓处，她只能应不能回，好比盖着盖子煮汤，也好比做的时候捂住嘴不让叫，别有一功我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，Y5点就可以下班，慢慢的，她总要蹭到6点才走，就是为了等有机会和我单独通电话，爽了就要叫，女人的控制力有时候蛮差的。那么天天要等我电话，应该是鱼儿在要钩了吧？

不过电话的内容顶多也就是想要抱抱你啦，忍不住想亲你啦，也直接夸过她的脚长的好看，我是由衷地喜欢女人有一双好看的脚的。

越来越熟络了，她给我发了笔记尼照片，居然很凶以前没看出来，——我这方面目力蛮厉害的，在九寨沟时没觉得，那张背心照片也没觉得，难道特意为我去隆凶了？发挥你们无敌的想象力吧，答案后面会给出的。

除了胸前的亮点，身材也没话说，细腰丰臀，我的办公室有独立卫生间，当下自己去了下火，在自己脑中导演了我和她主演的一部片子我觉得Y是入巷了，决定更进一步，，，有次电话里，也是以一些初级情话开始，我脑子全是她的大咪咪，她的小嫩脚，说是在挑逗她，我自己早就硬帮帮，说到情深意切时，我说，好想进入你，好想好好地爱你，一般来说，骚一点的女人会马上配合你，可以完成一次电话ML；矜持一点的女人呢，会很害羞，说你是坏蛋，没想到她的反应是她的反应很强烈，很西数，，，她勃然变色，说：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？！！！啪的一声挂断电话。

我有点没回过神，这种情况没经历过呀，笔记尼给我看了，爱你爱我的说过了，电话里亲过抱过了，每天不等到我电话不下班回家的，那么我现在要进入她，不是老正常的嘛？弟兄们说说看，正常伐？

回过神来我哈光火，更光火的是，Y隔手来条短信说，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！

错B，碰到赤老了，又不是青纯少女了，装B不是这样装的，玩弄我的感情是伐，我本想打电话去嘲伊两句，想想算了，男人嘛，大方点，本来就是想上人家，上不到也没必要失态。

照片、邮件、短信、电话全删掉，留着是祸害，羊肉没吃到到时候惹身骚，删掉结束，以后不碰西数女人，路子怪来西。

两个星期后，我正在下班路上，Y打了我的电话，问了句你最近好吗，我说还好，——语气即不兴奋也不冷淡，应该听不出我仍有一丝介怀，她说：我好想见到你，，，我知道精彩的开始了。

接下来两个礼拜，她或暗示或明说，想和我见面，我总是推脱，我要再添上两把柴，把Y这锅水烧得滚滚烫；再说，我那阵工作的确忙，不可能翘班，周末跟家里请假呢，又要提早点铺垫起来，不好有破绽，——偷吃味道是不错，累是很累的，尤其是有个绝顶聪明的老婆。

估摸着水也烧开了，烧干掉就不好玩了，约见面吧不敢约到上海来，虽然茫茫人海，但有时候会碰赤老的；约绍兴更不行，小地方转也转不开，何况她家人脉挺广。取个中点，杭州。

我订了刘庄的湖景房，以前公款住过几次，环境是没话讲了，碰到过李朋鸟同志的，关键是06年12月，我在股票上开始赚到不少钱，手头很活络，如果是今天，有女F要和我ONS的话，事先声明，只能去168，不要怪我，怪这个国家吧12月的一个星期五，下了班，我到南站坐上了最快到杭州的一班火车，没开车是怕暴露车牌，第一次见面，小心不是错；她也没开车去，大概人同此心吧，理解理解。

她比我早到一个小时，在东站等我，不断的发信息问我到哪了，我很想调侃她是不是已经太湿了，想去酒店换内裤啊，不过不敢造次，她的西数脾气我领教过，虽然这样的约会摆明了是场肉搏战，但还是不要太直接，说不定人家喜欢婉约派，为了弟弟的幸福，我不能操之过急呀说实话，在火车上我一点也不着急，长夜漫漫，状态不可出的太早看了两份报纸，和一个回杭州的小姑娘聊聊天，火车就到站了。

出站，寻觅，伊人正在灯火阑珊处，她肯定先看到了我，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向我微微笑着。九寨沟一别，网络和电话让我们成了准情人，然而等到相见时，既陌生又熟悉，感觉好奇妙，拙笔难以名状，，，我也抱以灿烂的笑容，向她走过去，——眼中的她，比照片上更加妩媚，新烫了刘海，扎起了马尾，大大的含羞的眼睛，俏皮的嘴巴，江南女人的秀气体现充分；紫色紧身的高领羊毛衫，套着件黑丝绒的中式马甲，下身着黑色牛仔裤，蹬着一双长统高跟皮靴，煞是英武明媚。

走过去，霸道地抄住她的腰，好象我们早就是对鸳侣，——腰肢很细很柔软，我举枪表示致意，我柔声问道：“先去酒店办入住好么？”，她轻轻地恩了一声，把头埋在我的胸脯上，才估计到，她大概1米63左右的个子，但是修长的双腿，另她看来更高一些。

汽车载着双野鸳鸯，穿过杭州的闹市区，一片灯红酒绿，行人如鲫，偶尔路过酒店或民宅，内里有多少我们这样香艳的故事正在开始，正在落幕，多么辉煌或者平淡的人生，都逃不过一个情字，和有情人做快乐事，别问是劫是缘。

车子从南山路到杨公堤（大概如此），忽地拐进一条小路，西湖国宾馆的石碑，然后有上着雪亮刺刀的武警给你敬礼，呵呵，错人家老婆还有武警站岗，不经历一下算什么人生？

房卡拿好，去餐厅吃饭，两样可口小菜，一个暖锅，一瓶古越龙山，，，Y大概有点酒量，是她要求喝酒的，看来蛮要的暖锅中蒸腾起的雾气把我俩对面分开，氤氲中看着她笑语，想想其实Y才是我今晚的菜，呵呵，或者我是她的菜，，，几杯下肚，烘暖了身子，她脱掉马甲，羊毛衫裹住婀娜有致的身躯，——我知道你很凶，我已经听不进你在说什么，我只想着云腾雨蔚的情形了吃完散步，住刘庄不散步太浪费了不是？

牵手在湖边走着，是夜有风，湖面涟漪阵阵，由远及近，轻拍岸岩；是夜月光皎洁，洒落人间，山树披银，波浪涌金。

我将她抱起，在草地上转圈，她咯咯地笑，两团肉挤在我胸前，我突然将她放下说，哎哟，不行了不行了，她急切问道，怎么了，我说，我有个地方好硬了，怕被你压断，她大笑骂我流氓，然后要来打我，我将她手握住，拖入怀中说，我们回去吧，她点点头，眼含柔情看着我，清晰地说：“好”

进房间，一张雪白的大床，足够做任何姿势床头有幅金色的题字，妈的，居然是赤壁怀古，看来我今天要被她的浪淘尽了；Y沉下脸说，就一张床啊，两个人怎么睡？

无\*\*，彻底无语我想这女人又要来这一手啊，心里有点不爽了，，，Y倒笑西西地贴上来，双臂勾住我的脖子，主动和我接吻起来，直接就是舌吻了，饶舌，咬嘴唇，下半身贴禁我，微微地扭动，大概是在试验我的硬度？

说实话，我有点不喜欢女人这么主动，不过也不能示弱，两手开始游走，一手抚腰摸臀，一手摸着她的脖子，捏弄她的耳垂上面吻的越湿热，下面越受煎熬，那话儿涨得有点发痛，一只手从背后深入，摩挲她如玉的肌肤，背上那条脊沟向下，引导着我的手去探索，裤腰太紧，只能够着臀沟的发源，不过瘾，改向上摸，文胸后面没有扣子，急死人的事情，，，只好委屈小弟弟，稍稍离开女人的身子，欠欠身，将手从前面伸进去，摸着扣子，要挤开，但是太心急，几下都没弄开，YY把我推开，笑笑说，我先洗澡啊洗澡么，肯顶要进去水战的，很不巧的是，老板正好打电话进来，跟我讨论工作的事情，我定定神和老板电话，心里把老板家妈妈问候了好几遍，个B样罗里罗嗦，讲个不停，Y裹着浴巾出来了，他还没讲完，我是等不及了，和Y做了个眼色，拿着电话进浴室，边脱说电话，节约时间，并且提醒他我手机要没电了。

脱光了，我直接关手机，装没电，不管了。

快速洗好，重点洗弟弟和菊花，脚指头也仔细洗过，——万一她口味重呢，懂伐再刷个牙，我来啦！！！

Y绝对是有备而来，居然换了件短摆的丝质内衣，床灯调到昏黄，玉体横陈在雪白的床上，黄黄的灯光柔柔地从她肩头洒落，看上去她就象块就要融化的冰淇淋，我凑上去，吻了吻她的额头，四目相交，欲望纠缠，爱意融融，，，我将目光移下，丝绸也比不过Y的肌肤细腻，丝绸随意地在她胸前皱起，恰好露出那销魂蚀骨的玉沟我埋首去沟里呼吸，耳里只听Y的一声叹息，夹带些须颤音，也带得丝绸下的双乳一颤，用指间轻摸上去，乳尖已作豆蔻悄立那双玉兔是紧张还是渴望，她们等待着我暴雨来袭，呵呵，可我偏不，兵者，诡道也，我将她的秀发向上撸起来，散布在白色枕头上，双手却去捧着她一张俏脸，只是吻她的眼皮，她娇羞地闭着眼，朱唇微启，努力地均匀呼吸我很清楚现在可以驱入了，但不是最佳时机，Y太渴望了，我可以多给一点，我去轻咬她的耳垂，在她耳边粗重地呼吸，她的双腿开始扭动，两手抱紧我的后背，想用力贴近我，又松手躺下，无奈地去抓床单，我在她耳边细细地问她：今晚好好地要你，可以吗？

她急促地点头我向下，挽起她的双腿，分开来，私处毕现，毛很少，柔顺地贴着，大概是好脾气的女人吧，，肉鲍居然还是粉红色，连蝴蝶翼也是粉的，不见色素沉淀，难道她老公使用的很小心她急忙用手来遮，不叫我看，我求她，这样的好鲍难得，怎可不品？

真的算是上品了，玉缝紧紧的，但玉露仍然渗出来，晶莹透亮，向着菊花滑落过去，我舍不得它白白流走，舔了一下，微咸，一种女人特有的淡淡的腥，她受此刺激，两腿一夹，夹住我的头，大概觉得不雅，又松开，但不好意思张的太开，好有意思的女人，我去看她时，她用手臂盖住眼睛，轻咬着嘴唇，那份害羞真不象结过婚的女人，，我说，你的汁水真好吃，等我慢慢吃你吧，她不作声，将嘴唇咬紧了些我说你等一等，去沙发的裤子里摸出手机，呵呵，不是拍照，是放了个专辑《琵琶语》

然后重新上床，有音乐，Y可以放松一些，我仍然去弄她的玉鲍，将紧合的唇拨开些，竟有些水一涌而出，原来早已泛滥的不成样子，我也不再逗她，伏进腿间卖力地刷卡热热的舌头从会阴处向上，刷过深沟，也刷过玉珠，几下子，玉珠就爆了出来，我用舌尖顶住它，有节奏地抖动，，Y开始哼哼了，伴着轻音乐，宛如天籁也该我享受享受了，我爬下床，将她也拉下来，轻轻按她下去，她很顺从地开始吃我的香肠了，，不能不说，功夫很棒女人真是矛盾，看她的害羞绝不是装出来的，但功夫却又那么出色，要么是她老公调教的？但颜色看起来又象常常闲置不用的呀？琢磨不透，只管此刻的欢乐吧，想到她的老公，我很邪恶地希望他这会来个电话，我好象有的TF一样，可以让她边挨我的抽弄，边和老公说电话，可惜没那么巧的那话儿已胀成紫色，亮铮铮只想那个仙人洞我将Y重新抱回床上，让她跪卧，伏低身子，橛高屁股，两个门户都暴露出来，我又去舔舔湿糊糊的玉户，另她摇晃着臀部耐受；我兴起，也顾不了许多，去舔她的菊花，她被刺激得娇声告免，一时再也跪不住，向侧面倒在了床上我扶她重新摆成刚才的姿势，提枪进入，她仰首吸气，仿佛这一刻等待良久，其实我何尝不是如此没入之时，我只送入蘑菇头，那一汪油立刻溢出，小嘴儿连忙包裹住我的蘑菇，我又拔出，蝶翼儿翻出里面更嫩的肉色，稍离开一点，急忙牵出了两根不舍的粘丝反复如此，音乐盖不住唧唧汩汩的声音，仿佛小猫舔吃糨糊（不知道哪本书里看到这个比喻，很喜欢），仿佛老牛踏入春泥Y开始向后够着，信号明显啊Y低伏身子，任我后入不已，丝绸短裙的荷业边半遮了我们的结合处，随着每一下撞击挣扎着向后滑落，渐渐地，暴露出一整个雪白P股，象个可爱的胖梨；裙边颤落至腰部时，一时无险可守，倏地堆向肩头，露出瘦瘦的背脊，脊线很是好看；玉兔的晃动也了然在目了。

我双手把定Y细细软软的楚腰，两个拇指相距不过寸许，男人粗糙的大手和女人羊脂玉般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我忍不住将一手开始摩挲，滑向侧前方，握住一只跳脱的玉兔，肥满的感觉仿佛从指间溢出；另一只手仍然掌握她的腰部：浅尝时，不让Y向后要的太多，疾进时，为自己的挺进加上一把辅力。在我多点进攻之下，Y开始叫出声来，浅尝时低哼，悠扬而渴望，疾进时高声，急促而满足。

Y渐渐被我推向高峰，她大概很需要一个着力点吧，一会攥紧床单，一会又将单手向后，抓住我扶腰的手臂，紧紧扣住，指节发白。快感阵阵涌了上来，从眼中，从手上，从肌肤相亲处而来，敌军势大，将我军密密匝匝围住，任我左冲右突，急切难下；敌将多谋，用火来烧，又发水来淹，精兵耐受不住，几番想突阵而出，皆被我勘勘勒回。我别过头去，战斗场面不敢再看，哪知床头柜上的铜牌、呈亮的灯座、电视机的屏幕，无不倒影出两具交战的肉体。

女人的叫声越来越响，我估计自己再也走不过三十回合，怕她失望，便打招呼似的说，你真迷人，我快要坚持不住了，，，没想到Y很体贴，她说，你不用忍的，你开心了就好。这话让我更加怜爱这个雪白的、倦曲着的，娇小的女人，虽然我们其实很陌生，但我决定今夜要好好地爱她一次，，，暂时抽离她的身体，下了床，我要让战斗部队小小地休息一下，并且，还要玩个小花招增添点情趣，，，Y有点奇怪我突然离开，却不料我走到窗前，两下扯开了窗帘，推开半扇窗户。房间在三楼，还不到睡觉的时间，冷冷的风从西湖上掠进来，夹杂着夜晚散步住客的交谈声；高昂的玉杵首先感到了一丝寒意，清醒许多，但硬峥的姿态不减，我瞥到它时，它还涂着一层爱液，月光正好洒落，愤怒突起的青筋带了点阴影，看上去分外的雄壮冷冽。

回头坏笑着看她，她俏脸通红，急忙拉了个被角遮住身体，说，你干吗呀，人家要看到的，我走向她说，大概不会看见的，但是你叫的那么响，他们肯定能听见，明天早上走廊里撞见了，要他们妒忌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被我弄的尖叫。她娇嗔着那拳头来擂我，却被我掀开了被子，捉住一只脚踝抗上肩头，再一次地插了进去。那家伙刚才受了点寒，又回到软绵湿润的地方，精神抖擞地重新研磨了起来。

Y果真害怕叫声被路人听见，压抑着不敢出声，我中间得了次喘息，这回更是精进勇猛，Y略有些呜咽，含混地叫我老公，说她爱我，我也不理会她，闭目只顾递送，魂灵仿佛飘出了腔子，作一个旁观者，逼视着两具肉身。即便在那一刻，我想我还是爱我的发妻的，我确定了好几遍；眼前这个迷乱女人，在家庭和单位里又以何种形象出现呢？我和她的人生本来是两根毫无关系的平行线，却在这刻交轨，是魔鬼的诱惑，还是上帝的赏赐？

肉体还在疯狂纠缠，灵魂却在一旁发笑，人真的属于自己吗？还只是别人的一个宿主而已！

Y终于压抑不住自己，毫无旁顾地叫了出来，倒将我的魂灵拉回身体，窗外一片寂静，刚才交谈的几个人不知是走远了，还是在听壁角，反正不管了，稍远处，西湖水轻拍着石岸，有几股正好涌进了石穴中，猛发出汩地一声，我的身体也开始僵直，小头渐渐不听指挥了，索性将Y另一条腿也抗起来，向前一压，使她的臀部离开床垫，迎合我最后的冲刺。

我蹲起来，双手叉在Y的膝弯，用力将一双大腿压向她的身体，直到压扁了RU房，Y的门户已是一片狼籍，象洪水过后的河滩，两岸茅草杂乱地倒伏，沾满着泥浆，我定神欣赏着自己的杰作，一派淫糜难言的景象，短暂的停顿后，船儿坚定地进入河道，每下都抵达最深处。Y的玉户开始节律地紧缩，一阵一阵，一浪一浪，我的脑中一片空白，深，深，，，还要更深处，，，我将所有的爱欲喷射了进去。

那天晚上，梅开二度，连续作战两次，已经让我很疲惫了，我靠在床上抽一支事后烟，Y倦缩在我怀里，安静地发着短信。

Y的头发烫过，有点硬，——不象我老婆头发那么柔软，——毛扎扎的，让我赤裸的胸膛感觉不太习惯。短信来回了三两条，我随口问她再和谁发呢，她拿手机给我看，屏幕上写着“放心吧，再打两圈就回家，你也早点睡吧”，我看看她，她顽皮地吐了下舌头，略带幽怨地说，这个家伙，老婆丢了还在外面玩的高兴。我闻言心头一荡，放下香烟，又去把玩Y的RU房，Y也贴紧了我，拿脸在我脖弯亲昵地蹭着，忽然在我肩膀上狠狠咬了一口，推开我，一阵风地下了床，问我要不要喝水，我吃了一痛，有点蠢动的老二偃旗息鼓，才感觉那里有些胀痛，想想算了，不必强逞少年之勇了。

熄灯睡觉，一夜无梦。

第二天醒来，Y先洗漱，换好衣服出来，却把那件珠光色的丝绸内衣小心地收进坤包里，说是上面有我们的气息，回去也不洗它，好作个念想。我见她说的诚恳，暗自惭愧，女人到底多些情谊，不象我，昨天风流之后立刻开始想家，恨不得从杭州赶回上海，——睡在自家的床上，才算睡得塌实。

早餐时，说说笑笑，我拿她昨天的表现打趣她，她羞赧要来啐我，四目相交时，腹内暖流又在奔流，眼神里，彼此有了那意思，匆忙回房，又是一场好斗。

事毕，离退房时间还早，我和Y便在刘庄里散步，这地方对面就是苏堤，园子里有参天古木，有茵茵绿草，是游西湖的绝佳所在。一路走走，到了丁家山上，说是山，但其实很袖珍，上山有座小房子，终日锁着门，边上立块石碑，以前看过，知道是毛腊肉的读书处，不过谁知道他在这里干些什么。

我不是无缘无故把Y引来这里的，这小山包上，浓荫蔽日，只闻鸟鸣，罕有人至。我让Y背靠着那小房子的墙，细细吻她，间或柔声说些甜蜜的话，待Y欲火重新燃起，将她一条腿从靴子和裤子里脱出，Y稍稍抗拒也就从了，白白的腿被我盘至腰上，探手摸下去，蕾丝内裤已经湿透，我掏出宝贝，用手指挑开她的裤边，陷了进去。

阳光透过秋叶，洒在我们身上，即便这样，12月份的天还是挺冷的，Y的光腿上起了鸡皮疙瘩，我心疼她，加快了速度，想早点结束。

苏堤上的人声远远地传来，近处是鸟鸣山更幽，我低头看她，她一腿穿着英挺的皮靴，一条腿赤裸缠绕，心里又怕有人也上山来玩，百八十下后，就把持不住，突突地完成了这次野战。

那天中午，我们在知味观吃了顿饭，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酱鸭，其实杨公禅寺煲我也喜欢吃，不过臭臭的味道，不适合云雨初霁的气氛，，，总之，在知味观随意点几个小菜，绝对不会让我失望，，，餐后沿着杨公堤向东，牵手散步，一路只有三言两语。大概连续晴了好些日子，地上枯黄的梧桐叶被烤得很干了，有风吹过时，满地乱走的叶子摩擦出刺耳的声音。三点钟还不到，太阳就开始发白，无力地远远挂着，我们各自竖竖领子，找不到什么话说，“激情过后的那一点点倦”，老B样写的哈好。

我说回家吧，Y也有此心，于是打车去火车站，各自跳上一列最早的火车，分作东西。。。

分开以后，亲昵增了一层，神秘去了七分，Y开始每天给我打电话，不过一直很遵守纪律，工作日之外，从不给我打电话和发短信，估计她自己也不方便，这是少妇的又一个好处，，我往她办公室送过花，送过别的礼物，机关里的风气有点坏，这些东西出现在桌子上，摆明了有情人，她同事看到后居然羡慕她，这让Y很受用，，电话里多次提到了她们同事怎么怎么说，又个和她非常要好的女人，居然知道了我们的一切，我猜，床上的表现她大概也知道了，女人们好象会在一起说这些话题的，，Y这个同事被提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我也知道了她的名字和一些情况，她叫Z，27岁，大概和某局长有些暧昧，一直单身。听下来我觉得，Y会红杏出墙，多少受Z的作风影响，反正Z对我们的地下工作很鼓励，劝Y要把握机会，好好享受激情渐渐地，我开始感觉到，Z不仅对我和Y的密情感兴趣，仿佛对我也充满好奇，——我的直觉很灵敏，难道？？？我开始生出了得陇望蜀的念头，，心里落了颗种子，就一定会生根发芽，我和Y的联系中，多了一个影子，只是当时，自己也没有意识到。

07年春，我有个机会去宁波出差，通知了Y，她非常开心。在宁波快快地处理完公事，下午就溜到绍兴，在咸亨开了间大床房。

选择这家酒店，是因为它餐厅的饭菜比较可口，我们可以叫房餐，省得跑到外面去招摇。

把房间号发短信给Y，看看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，干脆去重游沈家花园。少年时为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故事纠结，长成后也难以释怀，每次总是怀着些许亲切感去看看这个园子。这次又有些别样的感觉，——当年的才子佳人，能逃开道德的枷锁，尽享这江南的春色吗？若是不能，词里行间，又怎么会字字凄血，缠绵悱恻呢？

暮春时节，风是融融的，带着花香的味道，我侧坐在回廊的美人靠上，享用一支香烟，——其实我抽烟很少，与其说是为了过瘾，不如说是喜欢指间烟雾萦绕的感觉，缥缈散去的样子，令人遐思。

不知不觉，日头偏西，我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起身回酒店，起身的刹那，想起了房间里的大床，裆下一紧，流过一阵麻痒的感觉。原来从静思人生的状态转入偷腥的激动，仿佛也只需要按一个切换键。

回到我住的楼层，折过弯，Y已经等在门口了，拿着手机正给我发短信。好个熟透的少妇，一身淡粉的套装，透明私袜，淡粉的细高根鞋；衣服是“凹”字领，露出点粉嫩的胸脯；新剪了齐耳短发，显得明眉皓齿的样子。

我熟稔地搂住Y的腰，去她耳边说声好想你，她含羞回应，鼻中闻到她身上那股熟悉的女人香，一阵魂销，便去亲她的小嘴。Y薄施粉黛，抹了珠光色的唇彩，应该是为了这次约会刻意打扮过，——Y打扮时，她的老公应该就在身边吧，我有点邪恶地想，越是告诫自己不能不厚道，越是难禁这份收获人妻的刺激。

Y推开我的狼吻，说赶紧进去吧，要给人家看见的。我忙打开门，甫一进去，便将Y顶在墙上，Y也被急速引燃，和我湿温起来。思念已久的小弟立刻膨胀，支在Y 的腹部，胀得难受，我从套裙中探手进去，竟是开裆丝袜，丝质的小裤裤里，肉唇清晰能辩。这一摸让我更加迫切，手指老练地从裤边溜入，想着来次闪电战也很不错，不想Y连连拒绝，说到，现在不要，我说为什么，小甜心，她答到，马上还有人来，，，我吃了一惊，还有人来？莫非是Z？也只有Z了，脑子快速转动，但不敢确定。

还闪过些念头：Y故意把Z引入局，拿我当鸭子？还是我想多了，Y只是把情人向闺密亮个相？或许说，鸿运当头，有双飞的机会？

我假装一点也不知情，问是谁啊，Y神秘地说，待会你就知道了。

大脑一思考，小头就没那么冲动了，拿起电话打到餐厅点了几个菜，要了瓶红酒，心里盘算着，不管是上面哪种情况，相机而动吧我对Y说，你先看电视，我去洗个澡，，，从包里拿出件干净的白衬衫，顺便把Armani的香水也带上，收拾干净，面对女人会更有自信，，，快洗完时，门铃想起，Y去开了门，多了个女人的声音，Z来了。

刚擦干的头发，男士香水，敞开的白衬衫，我觉得这样应该有几分性感的拉门出去，看到Y和Z正在沙发上聊天，假意很吃惊。两个女人站了起来，Z面目娇好，笑矜矜地望着我。Z居然有168左右，江南女子中算得异类，但仍不失越女的温婉，着一身嫩绿浅花的连身裙，腰身剪裁得很贴合，曲线毕露；裙裾及膝，未着丝袜，皮肤有着瓷器的光泽。

Y介绍说，这是我们局里的大美女Z，我的好朋友；指着我脸泛红晕地说，这人就不介绍啦，你知道的，，，Z倒是爽朗，说，果然是位大帅哥啊，难怪我姐姐着迷，我岂是什么帅哥，中人而已，眼前桃红柳绿，吴哝软语，倒是一双璧人。

三人相对，一时有些沉闷，我一时没把握猜透两个女人的底线，又按捺不住地渴望终极艳事，本来会说的嘴巴，也有点找不到台词，，，恰好有点冷场时，服务员叫门送餐，小餐桌推到床边支开，白色的餐布逐一摆放好菜肴，红酒，高脚杯，然后那小男生彬彬有礼地告退，气氛一下就好起来了，我们愉快落座，窗外正值华灯初上。

Z先举杯祝我们浪漫相随，我回敬双姝更加美丽，一时以不同组合，各式祝词，觥筹交错起来，，，几杯红酒落肚，渐渐烘动春心，我暗自思量，如何拿话来挑正在犯愁间，Z闹哄哄地要我和Y喝个交杯酒，我笑着说我们相交很深了，再来喝交杯酒岂不是小儿科，，，Y听懂我说相交很深是带着双关，呸了我一口，倒让这句5Z话更加露骨。我站起身，Y也施施迎着我，我梢欠下身，两人臂弯拥着脖子，来了个大交杯，我闻着Y的香味心花怒放，想起Y那开裆的裤袜，又想着若和Z这样喝一杯，以她的身高，大概更加和谐，，，男人欲贪天下色，女F少怪。

Z在一旁又是叫好，又是怪我们做作，秀恩爱给她看。我漏嘴说，要不我们也来交个杯？说出立刻觉得不妥，忙拿眼睛去看Y，——喜新不厌旧才够绅士，莫要伤到Y才好，，，但又想说了也好，看看Y的反应，若是接口往下撮合我和Z，那么今天两个女人是来玩双飞来了，想把老子当鸭子；若是愠怒，倒还对我有些真情，Z也只能梦里相会了Y笑西西地对Z说，给姐姐个面子，让这臭男人便宜一回，和他喝一个。我闻言心里正五味杂陈，腿上却传来一阵生疼，原来Y暗地狠狠的拧了我一把，我不敢作声，却听Y有点冷冷地说，你们俩还不快喝？

Z大概也听出Y的弦外音，说，才不要便宜他呢，你喜欢的男人你自己多喝点，我才不来和你抢；我也连忙讪讪地把话岔开来，，，妄想既已破灭，脑子就清楚起来。想想Y和我虽是露水一场，但她在床上婉转承欢，平时俨若情侣，给了我很多美好时刻，我怎可初见Z就想另攀新枝？我俩虽没有说过海誓山盟的话，但逢场作戏时也有许多甜言蜜语，轻易负她不似我平日所为，，，都怪平时黄书看多了，想什么双飞的好事，这下得罪了Y，也让Z笑我孟浪！

心态端正以后，不再去招惹Z，十分殷勤，七分给了Y，Y自然很开心，两颊各飞一朵红云，眼神温柔流盼，似要滴出蜜来，，我知道今夜自有一番缱绻，想想Y那特意为我准备的裙内风光，不由心旌动摇起来。

待会Z一走，就要把Y扔上床，直接把她的套裙撸起，隔着那条丝质小裤头搓她的小肉头，看她怎样求饶。不过刚才已经湿了一次，骚味太重，若要吃她时，还需脱光光去卫生间洗洗干净，——心里想把Y层层剥了舔吃，桌上的菜就没心思动了，，点上支烟，一手夹着，一手搭在膝盖上，箕坐在床沿。

不料大腿随意一动，搭着的手碰到一片柔腻，是微凉光洁的皮肤，我知道那是Z的腿，心头猛颤了一下，赶紧把手逃开偷看Z的神色，她仿佛没有注意到什么，或许她不反感这样的触碰？——其实也就是无意碰到一下，但那种滑腻触感带来的快乐，远远胜过KTV里满把满握的揉捏。

我大起胆子，将腿靠拢刚才邂逅的位置，估计也就十多公分的距离，我却象完成一次太空对接般的困难，脸上强作神态自若，心头却连连撞鹿。

等我移动到刚才的位置，却没碰见Z的美腿，再靠过去点，还是没有碰到，原来我有心她无意！

我真想碰落一双筷子，好学西门大官人的招数，趁捡筷子时，去捏那双金莲。念及此，暗暗侧过身子，去桌布底下看那双美腿。

只见她一只脚斜斜撑着，着一双绿色浅口皮鞋，鞋子有繁复暗隐的云纹，低调而精致，白皙的脚趾收拢在浅浅的鞋面里，露出一排嫩生生的趾沟；另一只脚绊在这只后面，半脱出皮鞋，足弓底侧的粉红色隐约可见。

愚以为，女人三种沟中，趾沟的性感一点也不亚于乳沟和臀沟。

到趾沟，我还要罗嗦一句：设计这种浅口女鞋的人真是了不起的天才，懂得穿这种鞋的女人多半有几分媚惑。不过，今年街上这样的鞋越来越多，真怕会象黑丝一样，泛滥成灾，最后变成恶俗的潮流。

Z的美腿美足让我魂不守舍，菜羹已残酒微醺，接下来Z该先走了，她满足了见我的好奇，我留下春草一般的情思，，一念至此，顿生愁肠，佳人尚在，天涯已远，，我能做的，就是频频侧身偷窥美妙绝伦的一双小腿。不知道她们俩各怀了什么心事，竟也渐渐无话，房间里又安静了起来。。。

我正瞥着Z的裙裾轻摆，分神之际，Y起身说要去洗手间，我被说话声稍一惊，眼神从桌下抽回来，恰和Z四目相交，——凭我的第6感，与其说我们目光偶然相遇，不如说她的视线早就在那处等我，，我心头一热，耳听得转角处卫生间门“卡塔”锁上，更是全身的血液往头上涌，要知道，这是唯一和Z独处的机会，若要说什么做什么，那就该在此刻！

但我脑中充盈了快乐和兴奋，同时冒险和犹豫也激烈交战。一个声音对我说，快把握机会；一个声音说，别背叛Y；又一个声音说，你早就没资格考虑“背叛或忠诚”；还有个声音冷静地说，小心是陷阱，两个女人设局考验你呢。

一时间头绪纷繁，倒弄了个张口结舌，面红耳赤！

我彷徨之际想把目光移开，反被Z的目光死死钩住，见我窘迫，她倒先开了口，压低声音问，刚才看够没有？

她一言甫出，顿时满室春光，她自己也脸上飞红，忙端起酒杯来轻泯一口，却也遮不住她带笑的梨涡。

原来早被她察觉到，既然她已挑明，那还等什么？等着来山上被判3年吗？

当下再不多想，一手立刻从她裙摆处探入我一边摸入裙中，一边柔声答到，怎能看的够？怎能摸的够？

Z的脸上红云更盛，忙用手把我那只还在向上溯流的狼爪拒住，小声地嗔到，快拿出来，你胆子好大！

虽是隔着裙布，被她玉手一握，我心里更热，哪肯抽出手来，先前知道绍兴女人惯会欲迎还拒，手上加了把劲，想去占领那欲望的高地。

我见再难深入，干脆以退为进，手向下一滑，滑过膝弯，顺势将她小腿抄起，搁在我大腿上，来回轻轻抚摸，陶醉在那份柔腻的触觉中，，Z也不再抗拒，微微闭眼，鼻翼翕动，那一刻极其短暂，但我和Z仿佛沉醉了很久，直到卫生间传来冲水声，Z忙把腿收回。

Z说，别这样，被她看见不好。我心里发笑，想你刚才怎么不说这句话？

卫生间里水笼头打开，我急忙抓过Z的手机，拨打一下我的号码，掐掉；卫生间门“卡塔”打开，我堪堪将手机放回原处。

Z背对着Y走过来的方向，朝我吐了吐舌头，莞尔一笑，脸上红霞兀自位散。

Y也不坐下，单跪在床沿，依在我肩头，我摸着她的手回头和她笑笑，见她短发的样子顽皮可爱，隐隐有些愧疚。

Y问道，你们吃好了吗？那意思，有点象逐客令了，这少妇大概有些想要了吧。

我这会又怕Z也感到这层意思，想找话岔开，忙对Y说，你看她的脸这么红，别是酒劲上来了，我们泡点茶来喝吧。

Y看看Z，笑道，哟，你平时这么好的酒量，今天怎么红成这样了？我接住话说，面孔红通通，肯定想老公，，，桌子底下，我的脚被Z用力踩了一下，——一会被Y拧，一会被Z睬，疼在身上，甜在心里。

闲聊了几句，Z知趣地告辞，临别留下一句，让我晚上留点力气。Y当作一句玩笑，两人闹纷纷地哄笑；我却别有理解，猜她是要我留下一份情来给她，这么一想，胯下巨物傲然挺立。

门才合上，我便抱起Y往床上一丢，自己脱去衬衫和牛仔裤，Y在床上媚眼如丝，腻声说，要你，，，我来不及脱三角裤，扑上床便将她裙子撸上去，粉色的小裤在开裆处，作最后一道遮掩我隔着小裤头在核心处一阵揉弄，已把布料湿透，我刚想去拨开她裤边，却被她拉手起身，直拉到床边地下站立，，，Y主动来寻我的唇，一阵湿吻过后，她开始一路向下吻去，最后跪了下去，把脸颊靠在我凸起的部位，来回磨蹭，长长地呼吸。

我低头看着她，只见自己白色的棉内裤高高地支起，她一张俏脸粉红，似有火在暗暗燃烧，连露出的胸脯也呈红色了。

我伸手去摸她的头，穿过短发，摸摸她的耳垂，她受到抚摸的鼓励，笑盈盈地抬头看我，我见鼻子长得俏模俏样，忍不住刮了一下，她轻哼一声，低头隔着内裤便将鹅含住，两手发力箍住我的屁古少妇真是有颗狂野的心，未过片刻，又将我三角裤拉下，鹅蹦出来，打在她脸上，那活物还在晃动不已时，已被她一口含住，令我顿觉陷入温暖的软泥中，——有一回洗泥浴，大致便是那么舒爽！

少妇品咂了一会儿，吐出，冲我笑笑说，等我先去洗洗，——这样甚好，我喜欢先把女人洗干净，去除异味，方可以弄个尽兴。

Y背向快速脱去裙袜和衣服，只着三点，翩然走进浴室。

Y的胸不算小了，但背却很瘦，有条很好看的脊沟，靠近沟的下端有两颗痣，反显出皮肤的白来；沟的上段，乳罩的带子正好跨过，象座白色的小桥，，，Y扭着PP走进去，搞得我心神荡漾，自己撸了两下，稍稍慰问一下。

等她洗了一阵，我也走了进去，美人洗澡的景致，怎么能错过。

我闪进去，热水从头浇下，Y将我拉开一点，躲过水幕，帮我也涂上沐浴露洗起来，洗到脐下三寸，Y将它一手握住，借着沐浴露的润滑前后套弄，时而放开它，却去温柔地把玩两只油面筋，这样来回数次，我几欲喷发，，我赶忙将Y转过身来，背对着我，好叫她无从下手，我却将手绕至她酥胸前，将我俩前后贴紧，——我将肉香蕉侧过来，也紧贴在她背上，，我们开始慢慢摩擦，贴合处皆是的滑滑的；互相乱摸，着手处也尽是滑滑的感觉我俩渐磨渐快，欲望的火焰也越升越高，我顾不上摸别地方，但将两手占据她的胸前，或轻轻地感受她的圆润，或重重地体味她的弹性；她似全身酥软无立，用两条手臂勾住我的头，仰起细长的脖子任我亲吻她的肩窝。

脚下一个散乱，我俩退入水幕中，水哗哗地洒下，又飞溅成千万颗细小的水珠，分不清是从谁的肌肤上弹起，都在灯光中飞舞，“月照花林皆是霰”，——可有几分相似处？

沐浴露的泡沫渐冲去，我扳过Y的身体，去含弄她的蓓蕾，一些水流顺着那弧度进了我嘴里，我兴奋已欲狂，将水吞下继续舔食。

Y被我弄得丝丝吸气，突然将我的头抬起，在我的脖子上咬住，良久不松嘴，身体紧紧贴住我，大概是到了一次。

我给Y一个长长的拥抱，这是女人高潮后最需要的，但自己的欲望还没有消退，大大的家伙顽固地挤在我们中间，，过了一会，Y缓过劲来，小手又开始摸索，我便让她扶着那面玻璃，稍稍分开腿来，我自己蹲下一点，一耸而入。

大概贪图更深，Y将臀撅起来凑，这样一来，她干脆将脸和胸贴在玻璃上，可惜我无法分身，否则真想在玻璃外欣赏两只挤扁的RU房。

她前面到过一次，我也就不用再照顾她，干脆将她一条腿抄在手中，也不说话，一味猛干起来。

周围全是静默，只有哗哗的流水声和偶尔响亮的撞击声，我不敢低头逼视颤动的臀肉，去仰天看那喷薄而出的水线，想着逝者如斯，而我的青春也只化作一次次激情艳遇的回忆，别无痕迹。

原始的快乐渐渐如潮头涨起，趁雷霆之怒，夹风带雨夹冲击堤坝，几番之后，终于溃堤而去。。。

我们回到床上，相向而拥，她尽量倦曲着，象婴儿在母体的姿势，我也倦曲着，贴合着这个旅游捡到的宝贝，，风暴过后，我们安静地聊着家常，基本上是她说我听，听她讲前年父亲病故时的伤痛，形容丈夫的模样和性格，描绘机关同事间的倾轧。。。生活的细节让怀里的女人更真实起来，，，说话间，手机响了，有条短信进来，——手机放在Y那侧的床头柜上，本不想看，又下意识觉得应该看一下，——请她递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已有2条未读信息，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大意如下：

短信2：刚才胆子那么大，现在当她的面短信也不敢回了？

往前翻，短信1：坏男人，在干嘛？

我心里发一声笑，Z在咬钩了。

不过总感觉有点太快，女人和男人燃点不同，任你脂粉班头，风月老手，也难让她们片刻之后倾心于你。潘、驴、邓、小、闲，她要是图其中一样我倒也塌实，想来想去我也没什么可让她图的呀？

我将手机丢在枕头边，暂不去理会她。

Y自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只顾说她的。

只听她说道：“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可讨厌了！”

我随口接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老色鬼，经常揩油。”

“许我揩不许人家揩呀？”

少妇拍了我一巴掌，接着说：“去年吃年夜饭，大家喝了不少酒，饭后包了个舞厅去玩，他和我跳舞时手不老实，把我的P股搂得紧紧的。”

“好过分”，我表示愤慨，“那里还顶着我”

我听了居然有点兴奋，也顶了她一下，问：“哪里呀，是不是这里顶的？”

“啊呀，你好坏哦，没有同情心，不理你”。

我不理她的话，下面开始起来了，抵紧了她两腿间，有问：“他的大不大？”

“恩~~，不知道”

“有我那么烫吗？”

“没有，哦！”

“有没有顶到你这里？”我已经抵住了她的要害，湿湿热热的感觉传来，“没有，讨厌死了，你”她将身体扭了两下，分不清是在逃避还是调整一个更好的位置。

俩人已有默契，几下子就滑了进去。

这个体位不能深入，只能把一个螺头滑进滑出，有个好处，倒是我能充分享受她的咬合力，她能仔细感受我的粗细，不一会工夫，突起的那一圈就被她刮得酸胀，她也被那个圈撩得难耐极了，开始断续地出声我说我要不行了，再找个男人一起来好不好？她说不要，我停了下来，说我真的坚持不住了，得歇一歇，她含混答应，但不停扭动，我说现在我就是你们书记了，让我进去吗？她赶紧同意，说快点进来，我将身体朝后挪了挪，和她几乎呈90度，一下滋到深处，惹得她失声大叫恰在此时，电话铃又响，抓来一看有是Z的短信，“知道你们在干什么，就是故意骚扰你们，嘻嘻，好好玩吧，不打扰了”。

人在那样的状态之下，根本顾不上思考，不知道哪起来的邪念，按了下回复电话，塞回枕头底下。。。

早些年上欢欢的时候，仿佛看到过这样的情节，没想到居然会被我用上了。

我稍稍放缓，估摸着那边快接通了，就使出浑身解数，直弄得Y长哼短吁，我仍觉不够，不住地问她喜欢我吗？喜欢我CHA吗？还要更深吗？我情绪高涨，每发一问，Y也兴奋地大声肯定，几十下后，我在Y的莺声燕语中结束了风暴。

赶紧伸手到枕头底下，按掉电话，还怕有隐患，干脆关掉手机。

今年9月份的一个中午，正在KDS上潜水，仿佛那天天气不错，微微有点凉，我起身关掉扇窗户，在短袖外套了件针织背心，刚要坐回去，接到Y的电话，说她此刻就在上海，下午就跟公司的车子回去，言下之意，约我见个面，，我问清她的位置，赶忙定好愚园路长宁游泳池边的餐馆，自己先急急赶到，找了个露天座位，把菜点好，烧起一支香烟，心情复杂地等待女人的到来。。。

女人赴约总是姗姗来迟，不过想到她们见你之前必须照上100遍镜子，那么多等一会，其实是种荣幸，，我无聊之中，望着指间袅袅青烟定定地出神，思绪瞬间回到了1年多前那个离奇的夜晚。

昏黄的灯光，椅背上搭着的衣裤，皱皱的白床单，两具赤裸的肉体，象极了一幅电影海报，，我仰躺着，Y俯身趴在我边上，用一根手指头在我胸膛上画着圈，——她大概在享受暴雨过后空气的芬芳，我却暗怪自己刚才有些太卤莽，——Z到底听到没有，她会怎么想，她以后会怎么给Y说，会不会把不好的影响带到Y的生活中去？

虽然，老实说，Y和Z并不是我生命中不可失去的女人，但是。。。我心里非常忐忑。

我把一条胳膊摊开，Y很默契地将头枕上来，我侧身将她拥得紧一些，她的身体也侧了过来，挤出一条深深的RU沟。我用手指托住RU房的下沿，轻轻掂了两下，——Y的RU房让我很迷恋，总是百玩不厌。

电话铃想了起来，我不太想打破安详的气氛，拥着Y的手臂没有松开的意思，Y顿了顿，还是将我轻轻推开说，大概是她老公的电话，说完便溜下了床，一跳一跳地去拿电话，，我见她胸前两只白兔也随之起伏不已，有点邪恶地开始想象她老公在电话那头的样子，不过随即冒出另一个念头，叫我厚道一点，不可以这样欺负人家。

Y接起电话，叽叽喳喳地用绍兴话说开了，——那一带的方言，讲的慢一些再结合上下文，我是能听懂的，但是他们这样刮啦刮啦地讲，我多半如坠云雾里。

只听Y开始还讲得高兴，慢慢开始说得少听得多，脸色也阴沉下来。我觉得有点不妙，猛然意识到可能是Z来的电话，这女人，行事风格怎么如此生猛！

只听Y啪的一声合起电话，拿起椅子上的衣服，一件一件地穿起，也不说话，，，这时我基本能猜着个七、八分了，想想任何辩解也是徒劳，干脆也不说话，穿起内裤，坐在床边等她发作。

待Y全部穿好，拎起包包就朝门走去，“你去哪”我问，“回家”，“深更半夜，你身上有我香水味道，怎么回家？”

被我一说，Y眼圈一红，落下泪来，怪我道；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传到单位里去我还怎么做人？”

我也后悔当时卤莽，不过多说无益，只问说：“她在电话里说什么？”

“说她全部听见了，夸你好厉害，总之你们背地里对上了眼，别将我扯在中间，我现在就回家，给你们腾地方。”

她一副梨花带雨的样子，楚楚可怜，反惹得我柔肠百转，先前一心想求新欢，这时却立志呵护好旧爱，主意一定，便对Y说，你哪里也别去，好好在这里待着，我来处理这事。

当下开了手机，给Z拨了过去，，，电话那头等待音响起，我心里也很矛盾，不知道接通了该说什么好？自己和她一起疯的，不能去指责她吧？

却被Y把手机拿过去，听她说了一些话，最后用国语说了句：“你还是上来吧，你们两个神经病一起给我道歉”，说完将电话还给我，见我十分错愕，她说前面那个电话里，Z说她一直没回去，就在一站路外的咖啡馆里坐着。

趁Z还没上来，Y说了些关于Z的佚事，仿佛倒在为她开脱，我心里好笑，心想你不介意了我就更无所谓，偷眼看Y的脸色，也不象还在生气的人了。

门铃再度响起，我早已穿戴整齐，忙去将门打开。走廊里的灯光一下子铺射进来，我眼睛一时不适应，晃眼间，但见Z一袭绿衣，亭亭玉立地背光而立，光晕笼罩之下，美丽不可方物。

Z见是我，低头抿嘴，也不理我，从我身边擦过，径向Y快步走去，我回头看时，桃红柳绿再度并立，一时叫我恍惚不定：如此良人佳丽，方才正是我淫戏之人？

只听Z娇声道，姐姐不要生气，都怪他不好，我本来就在羡慕你们成双结对，他还那样来惹我，我也会受不了的，——声音渐渐低不可闻。

“先生，冷菜给你上一下”服务生的话打断了我的回忆，冰镇黄酒鸡、四喜考夫、桂花糖藕，——他们家的本帮菜非常地道，在配上老洋房的环境，是向外地朋友介绍上海文化的一个好去处。

我向服务生点头应允，恰看见Y从院门里进来，紧身牛仔裤，白色慢跑鞋，白T恤，还是那样的短发，我正要挥手，她已经看到我，笑盈盈地走来。

Y今天的装束显得分外青春活力，我忍不住发挥口才，大大地恭维了一番，她自然受用，一阵花枝乱颤后，却幽幽地叹到，“你只会甜言蜜语哄我，1年多了，怎么不见你主动联系过我？”

我说联系得太紧，怕自己会爱上她云云，搪塞了几句，知道她也不会信，，心里暗自叹息“也别怪我无情，‘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，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’，邂逅的美丽，也就在于初见之时，一回鲜，二回熟，三回就有点乏味了。若再碰到不明智的，日子一长动些真情，岂不生出些额外的烦恼？”小弟是有原则的人，再好的酒，只饮三碗。

一会儿，热菜也渐次上来，有份熏鱼是我最喜欢的，老早过年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买回青鱼段，为了年三十吃新鲜，会在小年夜里熬夜赶制，，我给Y夹了一块，叫她趁热吃，介绍说，这家的熏鱼是现做的，热的时候肉质酥松，饱含蜜汁，，她连忙咬了一口，连连称赞，我突然凑到她耳边说，我吃你的时候就这口感，，她听了俏脸通红，瞪了我一眼，却问，“你后来背着我和Z联系过吗？”

1年多来，我没和Y见过面，至于Z，甚至连电话也没有打过。

07年绍兴的那个晚上，好象有阵冷空气下来的，——因为记得Z说，她没有叫到车，走了一站路过来，街上突然起了风，吹得好冷路好长，，Y关切地叫她赶紧去洗个热水澡，那姐妹情深的样子还真不象是装出来的。

我仍旧沉浸在肉厚汁多的熏鱼带来的联想中，用这个联想调侃Y其实也是对她的一份赞赏，我至今惊异于少妇在性事方面的潜力，并因为她那一晚的表现而对她感激不已。

Y见我吃得有点沉默，问我在想什么，我说我在想那天我们好疯狂，但不知道你怎么会肯的？

Y听我提起这一茬，娇羞地将头低下，——我迷恋这个妇人的，就是她在夜里尽情绽放，又在白天不胜娇羞。

半晌，她似乎想好了答案，看着我坚定地说，“我知道我们没有未来，可能也不会长久，所以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要开心”。

逢场作戏也不是一两次了，但闻此言，还是被小小感动了，女人能这般通达，当是我的福气。

我敬了Y一杯，自己先干了，微笑着看她喝完。阳光下，Y的眼角爬上了几丝不易察觉的鱼尾纹，我坏坏地想，如果把这个细节用大光圈定格下来发到山上，估计叫阿姨、菜皮的TF至少会有两页吧，不过，熟妇的好，只有“懂的”人，才会发出会心的不过女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会越老越快了，——1年以前，我曾在灯下那么仔细地将她看遍，那时光洁的脸庞上绝对没有岁月的痕迹，，，Z进去洗热水澡了。

我的心猛烈地跳动了几下，有一下几乎要跳出腔子，一种兴奋到要窒息的感觉，传说中才有的双飞，本人艳遇史上的重大突破，眼下就要发生。

我定定神，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没解决，，一龙二凤的好事就是张窗户纸了，但即便是张纸，也要有人捅破呀，我不见得等Z洗好出来就对人家动手动脚，万一会错了意呢？

Y正站在一面茶色的长镜子前，不知是不是看透了我的心思，飞了我一眼，似嗔带笑，似笑含怨。我走到她背后，伸手搂定她，在镜中看她那张粉脸，——她也在镜中含情地看我。

茶色镜上方有两盏射灯，长长的金属灯脚弯曲着，象昆虫的触角。我把两只灯脚都拧向上方，镜子失去了直接照射的光线，里面的人像变的柔和起来，好象正在上演怀旧老片；室内的空气仿佛也有了咖啡的味道，香浓顺滑。

暧昧的空气胜过任何多余的语言，我感到身体里的火苗重新点燃，渐渐燎原，Y的春潮再度暗涌，虽然镜中浅浅的微笑没有丝毫变化，但既然在我的怀中，又怎么逃得过我的直觉？

我帮她褪掉丝袜，除掉内裤，她默默地配合着；再叫她穿回丝袜，这回被她轻轻捶了一下，，她既然读懂了我的坏念头，那么就是最好的挑逗了，我等她自己拉匀连裤袜，向她中间一摸，果然已是夜露正浓了Y推搪说Z快要出来了，我心想就是要她看见才好顺利切入正题，嘴里却说我们快快地来一次，，见她不再反对，我把椅子拉到镜子前，自己将裤子脱到膝盖，坐到椅子上去，叫Y分开腿，跨坐在我上面，，蜡烛是我的，蜡烛油是她的，我们合伙开张起蜡烛买卖来，，这个姿势彼此很省力，也很深入，但有两个缺点我不喜欢：我的头埋在她胸前，太闷；视线被阻，少了份刺激。

我令她转过身，顺便脱掉衣裙，只剩了BRA和开裆丝袜，我则在椅子上挺直了身体，，Y大概觉得这样比较有趣，笑着跨上我，低头扶住我的蜡烛，再次将蜡烛油倒浇了上去。

我们的蜡烛铺面清楚地暴露在镜子中间，丝袜将女人的腿型修饰得很漂亮，而我绷紧的肌肉也蒙上了层巧克力色，具有雕塑的美感，，少妇被我强令着一起欣赏镜子中的动画，大概是受了这份视觉刺激，起伏得更加卖力起来。

Y虽然如此卖力，我却离爆发还很远，主要是三分魂灵在当前，七分魂灵在浴室里，——那边厢洗澡水关掉有一会儿了，Z这会在干什么呢？待会出来撞见了这场面，她又是什么反应呢？

这是我从来没经历过的，饶得是平日智机百出，也不由地紧张起来。

我使劲抬腿挪了挪，以便稍稍侧身，好借助镜子的反光看见卫生间的门，，却发现，那门留了道缝，并未关严，——我分明记得Z进去的时候有落锁的声音。

呵呵，定是她偷偷在看外面的情况，借着镜子，估计能将我们看得很清楚。

那就让你看个够吧！我很方便地摘掉Y的乳罩，一手一只肉球捂住，将Y的身体向后扳，直到靠在我胸脯上，小嘴也将香蕉扳起，不能象刚才那样深入，却很夸张地呈现在镜像之中。

Y被我双手捂胸，动弹不得，却又正是最难耐时，两只手抓紧了我大腿两侧，将下体和我痴痴缠绕，，我怕被她缠到爆发，只好轻声提醒到，Z大概正在看我们呢，Y听后清醒了几分，忽然将我从她身体里退出来，跑回床上躲进被窝里说，你快去找她。

这份上也顾不上许多，我大剌剌地去推卫生间的门，胯下闪亮的武器兀自挺立晃动，，Z已知道我要进来，拿浴巾挡在胸前，站在雾气腾腾的浴室中，等着她的君主前来临幸，，那条浴巾半遮半掩反而让眼前的裸美人更加秀色可餐。我微笑上前，将她横身抱起，浴巾随之落下，我转身走回卧室，将她丢在Y的旁边，，大床上，一位美女掩隐在雪白的被子下，吃吃地笑着；另一位美女玉体横陈，羞得拖个被角盖住脸面。——这是怎样撩人的活色春宫啊！

一帝二妃虽是生平头遭，但既然这个游戏中，我为帝二女为妃，那就由我主动，无须再作扭捏，当即分开Z的两条长腿，学那蜜蜂去花蕊中采蜜，，一只手向她颍长的身体游了上去，——Z的身体又是另一番好处，小腹更加平坦，MIMI不如Y的大，但弹性十足，我这才刚刚摸索，她已扭动起来，，我稍停止饮蜜，叫Y也来摸Z的椒RU，Y听话地俯身来摸她同事，不想Z也不甘示弱，也腾出一只手去托住Y垂下的白球，两个女人自己嬉闹起来，我得此空隙，也把自己脱个精光，但见斗室之中，肉光一片，无边春意洋溢而生，，Y白皙而丰满，Z修长而紧绷，嬉戏之时，四条藕臂缠绕，四座山峰对出，娇喘未定，颜色艳若夏荷，吐气如兰，芬芳氤氲满室，嬉笑之声，婉转而如百鸟投林，，我刚才已有两度梅开，此刻也不急于提枪跃马，但将宝物握住，笑吟吟赏尽这人间春色，，至哉舜圣，得俄皇女英共伺；孝成何幸？偕飞燕合德同欢；最可笑曹家阿瞒，被东风烧败，江隔二乔，铜雀空锁。

我虽是籍籍无名之辈，却也能拥有自己的风流美谈，老天真是厚顾。

正当我苦苦追思古代双飞达人的时候，Y唤我一起“收拾”Z，我忙赶入战团，Z也半推半就，任我俩扑倒，且将腿分开，拨开那荷叶边，中间一抹花蜜早已包夹不住，手指一试，便牵出蛛丝来，，我那耸立的危岩，本待一贯而入，转念一想，三人之乐，不可太过寻常，须化简为繁，花样叠出，，便叫Y帮我分开荷叶，我的巨龙擦过她的指尖，再归于Z的巢穴。如此一来，三人的视感触感交织在一起，再排列组合一番，别有一番奇妙滋味我见场景如此淫糜，心意快要飞散出去，赶紧小心收摄心神，不敢大意，只将巨龙慢慢进出。Z舒服得将腿夹紧，却把Y的手指夹拢，挨挨擦擦地靠着我的龙身。小龙进进出出地带出些白水来，润滑无比，将Y的手指从荷叶上滑下，却正好捉住我的小龙，数度之后，Y也不去分开Z的肉荷叶，玉手直接圈住我的尘根，闭上眼睛，遐想着那份磨擦，，我见Y也动情，稍稍直起身，将她搂近，吻上她的嘴唇，，她忙吐出香舌任我品咂，身体也不由地扭动起来，，我的小龙不会分身数，只好先委屈旧爱，将两根手指暂时替代，，，Y扭动更加剧烈，我心中有愧，不忍她空巢太久，便指挥Y俯身搂抱住Z，两个女人初次裸体相拥，有点别扭，但如今二女共事一夫，也格外顺从，，两人搂抱在一起，分别将头别过，少了点刚才嬉闹时的轻松，，我从后观之，两处桃源，并蒂莲开，问到，我要上上下下跑进跑出咯？Y轻声说了句，随你怎样都可以，Z也恩了一声。

得到许可，我也省去了换次房间换次衣服的麻烦，鼓起全部精勇，上下求索，左右逢源，如水田里的鳅鳝，才出土隙，又入泥穴；也象在吃西式自助餐，才尝了千岛汁，又试试恺撒汁。

我把手掌从两个女人身子中间插入，费力地上下移动，手心手背是两个不同女人的温热肉体，感觉真是奇幻，，小龙也没有片刻休息，继续游走于两片茂林深处，交换之间，停顿虽然短暂，但情绪却分外微妙。每次抽离，是一个女人的留恋，每次进入，是另一个女人的渴望；用它山之水，润泽另一乡的幽谷，带一泓泉水的温度，累积另一眼泉水的沸点。

我奋起神威，这坡行云，那坡布雨，忙了个不亦乐乎。

小龙仿佛比平日更大更长，似膨胀到了极点，欲望也膨胀到了极点；身下交叠的女人也渐渐搂抱不住，象是因为脱力而要各自散开，又象是为了攀上某个高处而扭动不已；耳边两种叫声缠绕，此起彼伏，我也忍不住地哼出声来，，Y先退出战团，滚至边上自己喘气去了，我少了个对手，便专供Z的桃源，全部本领尽让她领教，直到她将我盘紧，口中声不能出，我也不再坚持，三春雨露，尽施于她这块新田。

我翻身躺在两姐妹中间，将她们的头左右拢在胸膛上，自己仰望着天花板享受生命的中最宁静的时刻，——如果天花板上有个照相机将这一刻记录下来，该是多么杰出的作品！

雨横风狂三月暮。门掩黄昏，无计留春住。

泪眼问花花不语。乱红飞过秋千去。

【完】